



青石板啪地一声，一个熟透的柿子掉了下来，砸出一巷甜香。正赶路间，那味道像个小钩子一样把我勾住了，回头看见道旁有个老伯守着一个柿子摊，柿皮青黄底子泛着金红，麻点密密匝匝，小灯笼模样，着实招人喜欢，我忍不住蹲下去了。

老伯嗓子有点哑，但说话很热情，瘦脸上的双眼有神，顺手就递给我一个柿子。老人手背上的青筋凸起，指节又粗又大。我接过来，柿子沉甸甸的，轻轻一捏，软乎乎的熟透了。

老伯指点着，眼睛亮晶晶的，“麻脸的才甜到心坎里！光溜的，看着美观，吃着反倒没味儿。”我挑选了几个麻点子最多的，他笑着称重，又塞给我一个：“拿着，多给你点尝个鲜，吃着好再来。”

轻轻一揪柿子外层的薄皮，金红透亮的果肉就会出来，里面的蜜汁晃悠悠地流淌着，吸一口甜味又浓又纯，软糯中带一点果肉纤维的筋道。那味道就像一把钥匙，“咔哒”一声，把我童年那一片柿子林的记忆打开了。

小时候，村子后面那一片柿子林就是我们的天堂，放学铃声一响，书包往家里一扔就冲进林子里。那片柿子林里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那应该是烂柿子发酵的酸甜和着草汁与湿泥

一巷柿香

□王寒

的味道。柿子树叶又厚又密、果实满枝头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好似挂满了小灯笼一样。我们在树下钻来钻去，专挑熟透的软柿子下手，全身上下沾满柿子上的白霜，活像刚从面缸里爬出来似的。

最难忘的是偷摘灯笼王。那颗最大的红柿子，就像胜利者一样高高地挂在最高的树枝上。小栓子怂恿我：“你敢不敢上去摘？”我被激得热血涌上来，抱住树干向上爬，晃悠悠的，好不容易摸到那个胖娃娃，得意洋洋地一扭身，脚下一滑，“砰”一声掉进树下草窝里，屁股蛋疼了好几天。小栓子趁机蹿上树，摘下那颗灯笼王，举得高高的：“看我的灯笼王！”几个孩子围上来，一手抓着摘下来的柿子，吸溜吸溜地吃着，甜津津的果汁，顺着胳膊往下流进了袖管里也无察觉。小栓子最喜欢恶作剧，把柿蒂放在鼻子上，变成长鼻怪的样子，逗得大家笑个不停，有的笑得在地上打滚儿。那时柿子金黄，我们笑得没心没肺。整个世界都是甜的，一口一口咽下去，藏进了骨头里。

买完柿子，我鬼使神差地拐出巷子，循着记忆来到村后。当年热闹的柿子林已经没有了，只有推土机在空旷的工地上发出“轰隆隆”的响声，卷起一股股呛人的黄土。天边压着一个血红色的太阳，风刮过来的时候，我又听到了小栓子得意的声音在耳边炸开：“看我的灯笼王！”——我猛地一回头，烟尘滚滚之中，哪里还有人？只有几片不知从哪里吹来的柿树叶，在风里打着旋往下掉。

我把头低下，看着老伯给我的那个柿子，沉甸甸的，一层薄皮裹着不说话的甜，慢慢地撕开那层皮，金红软乎乎的果肉就露了出来，吸溜一口，软糯的甜味在嘴里散开，一直甜到喉咙那里，那种甜的感觉就像是小火炉，在心中慢慢地燃烧起来，把眼前这幅已经没有的画面罩上一层迷蒙的烟。

我把柿蒂攥在手心里，麻脸儿灯笼柿，最终还是甜到了心坎上。它不张扬，也不浮夸，只是默默地沉入时光深处，在那一片被推平的地皮上，稳稳地落下一个念想——那层薄皮包裹着的沉甸甸的甜，便一直留在记忆最温暖的地方。

地摊上的旧时光

□韩光

我似有所悟。告别了卖陀螺的老人，我继续往前走。没几步，又被一个摊位前的对话拉住了脚步。

“终于见到了我梦中的‘蝴蝶’。”一位六十开外的人，将一只很大的蝴蝶风筝小心地拿在手中，上上下下地打量好了一阵子，终于问：“多少钱卖？”

摊主没有回答他的问话，却反问道：“你说说它咋会成你梦中的‘蝴蝶’呢？”

“村里一个小伙伴，有一只跟它差不多的‘蝴蝶’，在空中飘着别提有多好看了，我就向父亲要，父亲不但不给，反倒打了我两巴掌。没想到还能见到它，你说这是缘分不是？”

摊主笑了：“这样的话，我白送给你啦。”

“我把它送给了有故事的人，这叫物归原主，咋会要钱呢？我卖的这些东西，不是图能卖多少钱，图的是心情。”

我去的次数多了，与摊主们交流的回数多了，他们也都知道了我的爱好，不少人将自己购买的书籍拿来任我挑选。可我想多给摊主钱时，他说什么也不要：“我的眼睛不行了，儿孙们又不喜欢，帮它找到喜欢它的新主人，我也算了却一桩心愿。”

摆地摊的老人们不是以营利为目的，将自己的“古董”卖完了却心愿后，也还经常来，跟新的摊主唠唠嗑，看看人家卖的东西。

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，这记忆往往是独有的。他们所接触的环境，所使用的物品，无不刻上了他们生存时的烙印。但总有些人知道这些物品无用了，还是愿意收藏，当作一种念想保留起来。

微笑的小区院落

（组诗）

□朱赤

小草悄悄

院落的小草
总是悄悄微笑着
生长温婉、憩静
春天，对对白蝴蝶飞落
小草从不妄想开花
夏天，雷暴雨滚过
依然泰然不惊
当然，也有热闹的时候
秋白菜上市
东楼门西楼门竟豁然洞开
渍酸菜、晒干葱扎把儿、腌咸菜
叽叽喳喳：
东家学生考博
西家女儿处对象，等等
平日里陌生的邻居
突地热络起来
家长里短就哗啦啦热烈唠开
更多时候
小区院落是静静地
所有的中国故事都微笑着
猫在家家户户普通日子的锅碗瓢盆里

从不添加色剂或激素
像我的诗歌日记
把滚烫的生活
晾温了再喝……

夕 辉

晚霞在一寸寸爬藤
缠牢一个银发诗人削瘦的肩头
没有风
没有钟声
那只遥远的客船
早在姑苏城外多年停泊
搁浅了古色古香的诗情
偶尔，一声婴儿啼哭，像道光
小院，倏然生动
夜色也浅了
所有的窗户
顿时哗啦啦洞开
盏盏华灯
飞起一天桃红……

温 馨

正是餐桌摆上一家笑语的时候
他在夜色里洗脚
让水珠拍走一天的疲惫
温馨就这样飘满小区院落
星星就这样体贴地
躲在夜色里
铺开甜甜梦乡
岁月的手汗
汇成了一条白日河流
又被一块夜色
搽拭得干干净净

院落一大群麻雀蛋子
在楼檐叽叽喳喳
把朴素、清香、普通
都摊上餐子
卷成一张韭菜盒儿
香飘满院